

物境

成语今读

胡搅蛮缠

■杨丹叔

齐天大圣孙悟空当年花果山起义，闹得偌大一个天官鸡犬不宁，令玉帝和众仙神们为之恼火。孙悟空作为反抗不平，要求人的平等、独立和解放的光辉代表，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所表达的人是天地间大写的“人”，而不是小写的“我”。然而社会和法竟是如此强大，尽管无所畏惧的孙大圣有通天本事，还是不能逃出如来佛的手掌，最终成为一个归顺“朝廷”的良民。

有一首歌这样唱到：爱就爱他个轰轰烈烈，爱就爱他个天翻地覆，其寓意也在于此。相形之下，世上有这样一类人，闹则闹他地地覆天翻，闹则闹他地地不覆天翻。其表现形式和手段有如孙大圣的兔孙子，实质却恰恰相反，是反人性的，践踏人性的；与要求自由、平等和和平的人性解放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利用人性中的宽容、忍让和洁身自好的品质，强夺豪取，恣意践踏天理和人伦，其丑陋的嘴脸无以言表。

明朝翰林院，负责修史、著作等工作，同时也是国家储备人才之地。焦芳，一个市井无赖、不学无术之徒，竟也堂而皇之的人住其中。明朝廷规定，侍讲满九年的人，经过考核，成绩优异者，可以升迁为学士。焦芳担任侍讲九年，但经考核，水平低下，无人推荐其升迁。有人对大学士万安说：“焦芳这种不学无术的人，不可以当学士！”焦芳听到这话，怒火中烧，并四处扬言、疾言厉呼：“谁要上焦某过不去我就叫他不得安生！翰林院的彭华，平时就

对我有意见，这次一定又是他使坏。我如果做不成学士，就要杀死彭华在长安道上。”彭华，一位怕惹是非的老夫子，担心焦芳铤而走险，马上跑去对万安说：“我的老命还是要的，不可因一小小的升迁，惹出天大麻烦。”大学士万安迫不得已，只好违心地让焦芳升为侍讲学士。

焦芳凭着这种手段，一次次得手，最终升任礼部右侍郎。从此，凡是翰林院内正义之士的判牒，到了焦芳手中，一律不呈报礼部尚书，而是擅自用大笔抹去。焦芳除在政治上横行霸道外，在生活上奢侈糜烂、荒淫无耻。短短几年，拥家财万贯。焦芳一生作恶多端，结局却是同样超乎中国文化心理：告老还乡，“善始善终”。对此，其同党刘瑾的侄子刘仁汉在被杀时愤愤不平地说：“我被杀本来活该，可是焦芳不杀，我就不服。”

君子动口不动手，礼让三分，惹不起躲得起，这些文绉绉的谚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人做人的一种心态。在貌似高风亮节的外表里面，不知掩饰了多少做人的悲凉和无奈。焦芳横行无忌、仗势欺人，出入于翰林院犹如无人之境，正是那些动口不动手、惹不起躲得起的“君子”们软弱和怂恿的结果。对于地痞流氓、泼皮无赖，是没有礼可让的，更是躲不起来的。就像在战场上面对对方的刺刀，需要的是真枪相见，需要的是来真格的。好人钳口、庸人自保，正是这种伪善的愚人哲学和庸人心理，为无赖小人的繁衍孳生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温床和人血。

【典源】《侠义佳人》一回：“我说的正经话，你不听；胡搅蛮缠的说了这些闲篇儿，谁来听你！”

康巴诗汇

孤独的诗

■拉伊

清晨醒来  
灵魂就按耐不住的飞翔了  
起起落落  
白纸间已坠满了忧伤的思绪  
为何最近我的诗喜欢孤独的  
沉思

怕是掉进了泪海  
看见了真相  
像重症晚期的病人  
又像是忧心如焚的妇人  
忍着一肚子的苦水  
成了一首孤独的诗

援藏手记

风中驿站

■陈美英

溜溜的高原小城康定，是我这次从北京游学回来，打算安住的目的。这次觉得坐到康定特别漫长。到二郎山的时候，满目苍翠从车窗外给我的眼睛舒润，我发烧的背部有了清凉，心情从烦躁转为安宁，思维从通达转为闭塞。远处的山峦连绵，白云层叠点缀其间，天空碧蓝阳光明媚。山间溪流潺潺，山花灿烂。这次去康定也要租房，难道比北京容易？

住下以后，我觉得康定的六月冷得出乎想象。山顶积雪不化，折多河与雅拉河的风联合夹击着人们。

我的眼疾带到康定来看，趁这次好好参观州医院。在住院楼院子里，有三个人物雕塑可以给病人慰藉：希波克拉底、佛祖、华佗。三个人物以米白色为基调，以自由的姿态站立或坐在一起，旁边有大树和盆景。河流穿过州医院，在桥上拉着经幡。经幡随风烈烈飘荡。眼科在五骨科住院部一楼，收费处挂着很大的唐卡。观音菩萨的站立像给人肃穆的感觉，他手托净水瓶，轻扬柳枝。

也去情歌广场，这里可以看到很多休闲的藏族老人穿戴装，手持转经筒捻着佛珠的日常宗教景观。架设在河上的多座拱桥以吊篮式为主，还有精雕的大理石栏杆。桥上的雕塑造型栩栩如生，内涵丰富。我站在桥上，看湍急的河水，承受风更强烈的刺穿。河水卷

起千层浪，这皱褶诉说着如何繁复的命运，这跌落喻示着一个人强迫自己的张力。如此说来，外来者对一个地方真正了解多少呢？应该如何定位在他处的在？想起追美老师有一次在文联办公室对我说：“不要花太多精力在康巴，民族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不一定太懂，何况你们。这只是看世界的一扇窗口。不要轻易写。”我激动地说：“是的，这也只是一段人生旅程，弄懂是不可能的。我要去北京游学以后才写。”我以住住在文联附近旅馆，想到在精神上离作家们近，第二天转车。作为驿站的康定，我这样默默地经过很多次。

感冒一周也没好，吃药吃得快吐。去看了两处住房，都不适合。图书馆、书店都浏览两遍了。来了两周了，再这样下去不行。去稻城吧，追随以前想过的回来定居康巴念头，剧本也是写亚丁的雪崩。我在还咳嗽的情况下买了车票，告诉旅馆老板要走了，此去稻城采新的风，其实稻城以前去过。

冷是一种缘分，我跟它只是路过。康定作为早上六点发车去往州内各县的旅游集散地，住一晚是必需。我以往反复经过的住一晚，与这次的徘徊长住区别太大。由此我比以前熟悉康定，但没有到熟得厌倦的地步。它保持着不熟的新奇，又令我因了解而亲切。康定这座风中驿站，既不像石渠令我情丝萦绕，又使我对它持有不倦的旅游感。

棵国槐和香椿，以备百年或者家道败落时使用。平原上长得快的树木有白杨、柳树、泡桐、枫杨、臭椿……这些急性子的树种，数白杨长得最快，三五年即碗口粗细，钻入云霄了。

树的年龄是轻易不给人看的，让人看到的时候，树就死了。当年轮滚滚而来，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明白长得慢的树和长得快的树各自是如何收藏各自经过的岁月的。白杨的年轮颜色较淡，间距较宽，木质较疏松，所以不被人们看重，常被用来造纸，或者锯成薄片，做简易工棚的房笆和建筑工地上的扣板。只有贫穷的人家才会选上几根挺直的，作为新房靠近屋檐的椽梁用。香椿、楝树、国槐、枣树等树木的年轮，一圈挨着一圈，就像是圆规画出的那么匀称。枣树纵向剖开的木板上，还可看出年轮上抛出的密集紫红的弧线，宛如早晨太阳刚冒出一弯眉红。人们喜欢用槐树制作桌子，用枣树制作犁耙，用香椿和楝树制作衣柜、椅

子等家具。父亲在世时，喜欢用枣树做边框，香椿做腿子，槐树做腿子，为我们姊妹五人做大桌子，作为嫁妆或结婚的礼物。大桌做好以后，刷上三遍桐油，再用细砂纸打磨几遍，便油光闪亮，四平八稳。枣树的边框，固若金汤，叩之，有紫铜的声响。香椿的腿子，清香扑鼻，暗红的颜色，一片吉祥如意。槐树的腿子，四根擎天柱铁，任一位彪形大汉左右摇撼，竟稳如泰山，纹丝不动。家里来了客人，父亲将其当门摆开，端上大鱼大肉，饮酒闲话，那场面是多么古朴、传统、典雅、排场。

长得慢的植物大都是我们生活中的精品。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长得慢的树木的年轮，就一定会听到那密集的木质深处传来的风雨之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浮躁功利，而是实在硬朗的生命本质。多年来，我之所以一直关注着发芽慢的树木，就是因为从它们的生长经历中，我可以学到从容和淡定，学到真实坚韧。

心境

宁静的村庄

■章铜胜

总是在一个人静下心来时，忽然想起老家的村庄，毫无理由，也毫无缘由，这种情绪是莫名的。当我想起村庄时，眼前是慢慢流淌着的如油画般温暖的色泽。曾经的日子在那暖暖的色调里融化，那是村庄周围的庄稼，是乡亲们目光，是村东的乌柏，是一间间相连的房舍和房舍间如迷宫般的小路，是藏着的我欢乐无忧的时光。

想起村庄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是宁静这个词。只有宁静这个词，是配得上村庄的，也是属于村庄的。

村庄在夜里是分外宁静的，静得有些悱恻，静得让人不敢触碰。好多次，我在夜里从很远的地方往家里赶，车在高速公路上无声地滑行，微开的车窗外有轻轻的风声。车子轻松地穿越田野，转身后抛下一座座村庄，我的思想随着那些被抛下的村庄起伏，如道路，如山丘，如河里的微波。而就在车窗外的不远处，村庄则如一团团的暗影，列队从车窗外快速地一闪而过，像是一个简单重复着的游戏，甚至有些欢快和愉悦的成分在。那些村庄里的树影和房舍在黑暗中向身后延伸，向夜的深处铺展，不断填满那些匆匆前行的夜。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迷恋上了这种在黑夜中穿越田野，路过村庄时感受到的宁静的氛围。

我在不停地赶往村庄，一座属于我的，充满了个人记忆的村庄。我睁着眼睛静静地望向窗外，企图在这些村庄里找到我熟悉的记忆。我看见村庄里的数星灯火，在夜色里晕黄朦胧。每一星灯火下，就是一户人家，灯火在夜色里守着村庄的宁静。此刻的灯火下，一家人放下忙碌、疲惫，安享夜晚的恬静。我常常默默地想，也许，他们桌上的菜肴简单，可男

在这熙熙攘攘花团锦簇的树木中，枣树、国槐、楝树、香椿等几种树木却始终保持沉默，好像越来越热的阳光与它们毫无关联似的。但细心的人还是可以发现，虽然这些慢性子的树木表面上冷得像铁，但其枝柯却在柔风中变得朗润起来了。枣树枝条的顶端也在慢慢肿出一颗叶蕾。刚刚孕出的如桃花刚鼓出的花蕾，又像是丹青手中刚用墨汁润开的毛笔。一簇簇闪着蜡光的新绿就是从那里炸裂出来的。

仔细观察一下，香椿、楝树、国槐、枣树……这些发芽慢的树木，它们不仅性格相似，发芽的方式相似，而且还都属于长得慢的一族。这些树木没有十年以上的年龄，是根本看不上眼的，人们也根本舍不得砍伐。除非是家里遇到了天灾人祸，或者哪家后代是败家子。国槐和香椿这两种树在乡下是常被选作做寿棺用的。所以，平原上有个传统：一个人一旦结婚成家，另立门户，马上就会在院子里或台子周围植上几

人的酒杯依然会满足地停在唇边，发出滋滋的声音，仿佛要一丝丝地抽去他们白日的劳乏。女人怀里搂着孩子，胳膊轻摇，嘴里发出轻柔的声音，她们在轻轻地哼着催眠曲，催促孩子早点入睡，也在催促村庄早点入睡。在弥漫田野的浅岚和无边的夜色里，村庄宁静，如母亲怀中的婴儿。

夜色中的村庄是宁静的，在黎明醒来的村庄，鸡鸣犬吠声里，村庄也依然是宁静的，宁静得只有日影移动、月光倾泻，宁静得只有一个一个紧紧相连的日子和填满日子的琐碎碎碎。

村庄的宁静是骨子里的，没有人能打破月色月光中一座村庄的宁静。春天的蛙鼓，夏天的蝉噪，秋天的虫鸣，冬天的风声，那样的热闹，又是那样的单薄，它们的喧闹，最终都消失在村庄的宁静里，它们的喧闹，仿佛只是为了衬托村庄的宁静而存在的。

在春天的夜里，蛙鸣声在村庄的周围是孤单的，它们掀起一阵一阵的声浪，却得不到村庄应有的回应。在夜里，它们努力分割着村庄的宁静，可它们的努力，只是拉长和填满了村庄的宁静。蝉是约了高枝，它嘶嘶力竭的声音是在天上飞，飞得那么高，那么远。蝉声里的村庄，瞌睡连连，打着盹的村庄是分外宁静的。我们在蝉声里偷偷地跑到村东的河里游泳，竟没有一个大人发现。现在想来，我们要感谢蝉的，它们在努力为我们遮掩着夏天的秘密，它们是我们的同谋。秋虫一点一点地撕扯着夜的冷意，让村庄一点一点地触摸冷意，在季节的寒凉里，村庄陷入深思的安宁。冬山如睡，冬天的村庄抱得紧紧的，也如冬山，适意安祥地睡了，安睡而满足。

村庄的四季，宁静漫长又悠远。



夏日。其加达瓦 绘图

其加达瓦，甘孜县人，1964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民族班。原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秘书长、常务副主席，四川美术馆常务副馆长、深圳画院常务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深圳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创作的版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辽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深圳美术馆、欧洲木板基金会等机构收藏。多次赴香港、阿尔及利亚、马来西亚、法国、俄罗斯、日本、蒙古、韩国、美国等地区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举办展览。



雪花

第2272期

悦读

小园香径独徘徊

■罗凌

喜欢城南后山的小园。深春时节，绿树成荫，风随清笛，乱红飞舞，足迹渲染幽香。秋天的景致也非常迷人，落红增加了天的厚度，糯软的泥土深埋在枯叶下，行于其上，仿佛一支笔在心中搅动，无计留春住，诗情便呼之欲出。

我把这个无名的园子叫做“香园”，典出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很羡慕他有这样一个去处，可以安静地放飞思想。还好，我也有香园可去。苏州园林有太多的雕凿痕迹，香园则是一个小小的，天然铸就的原始森林，孤独地凹陷于环山之中。浮躁的人们淡忘了它，但它

独自进行着存在的仪式，并没有凋蔽。温润的空气使园里生长着各种花树，最妙的是，曲径通幽处不仅有溪流，还有一只袖珍温泉常年沸腾着。

总在暮春的午后来这里小憩。昔时，海棠娇艳，雪梨渐老。花谢花飞，各种鸟竞相啾啾，静谧里泛着生机。思绪随霏射的阳光蒸腾，拍打着泉石。恰如文随心动，词随曲走，景和意是相知相契的。消匿于这样的韵致，不由得浮想联翩，那些与现实无关的潮汐临水而来，仿佛一朵花宿动，离枝，飘落，入泥的过程。因了生存，我们有太多的伪装，在香园，可以尽数脱去，可以无限放大深藏的婉约情怀，将绵密繁簇的馨香层层驱开，浸染在生命的红线之上。

夜里的香园，疏影横斜，蓼汀花溆，更是生长文字诗行的佳处。溪流里的小石子把晚花击成碎片，与燕影庭莎踪影而歌。一次次感受着重复的意境，而每一次都有新意。静夜阑珊，花瓣飘在颈上有点点滴滴的冷，像冬天的眼泪，凝雪、渗透，丝丝缕缕，牵动着心底最柔软最酸楚的角隅，让人感到凉波起伏，残月笼罩的不仅是香园。于是踱回，把风推向身后，不觉间，梦里已是翩然的蝴蝶。

在一片乱红中寻找轮回的支点，暮秋悄然而至。香园在这个最容易衍生效应的刻度里憔悴下去，树木早断了青丝，幻离成遍地落英，只有清泉如故。没有绿荫遮蔽，云天更加湛蓝和高远，四面的山和香园咫尺相望，欲说还休。从山上

俯瞰下来，我便夹在一片褐红之中。北京的香山美，但香园的红叶也有它的独特之处，随便拾起一片，都给人“挑灯作窥妆”的惊喜。各色的红，深红、浅红、腥红、橙红、水红、木红、绛红……种类繁多，用手调和不出。它们铺陈天地，每一片都是一首诗，拼接成天就的油画，用笔无法抒写。继续其中，心亦如叶，单纯、干净，血脉里有未干的晨露。

我把心灵的散香抛洒在这个园子，一路行过，平添着几多虚缈。只是，来来去去，终究是不能长久地停留，漫天乱红飞扬，记录着真实的悲与喜。握不住的，却是那些沉香。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当年，也是如此的感怀吧？